

趣鬥小動物



客居人語
姚船

我不養狗，也沒養貓，而每天卻與一些小動物邂逅。

也許，後園的一片草地，幾個小花圃，十多棵樹，是小動物心儀之處。牠們不請而至，優哉游哉，隨意走動。小鳥、松鼠、野兔子，間中還有浣熊，有的在隱蔽處安家築巢，或挖地為窩，有的只是過客。

我喜歡小鳥，牠們輕盈飛翔的身影，委婉空靈的鳴叫，牽引人的思緒，飛往靜謐而浩渺的境地。尤其是夏天晨早，打太極活動身軀時，看着鳥飛，聽着鳥唱，和着清爽的涼風，神情為之一振，十分舒暢。

只不過，小鳥也有惱人的時候。有一次，我們透過落地玻璃窗，樂滋滋欣賞一群小鳥在草地啄食，忽見牠們撲騰，飛往後園角落的小菜地。起初也不介意，可傍晚澆水時，發現兩株挨在一起，準備留種用的油菜，上面累累的小莢子，散落一地，裏面一粒粒幼小種子，統統被吃光，只剩乾癟的空殼。

失落的心，向着空蕩蕩的天空，問小鳥飛向何方？無奈。因為仍有其他不同的未成熟留種菜株，我們想出一個土辦法，把透明大塑料袋剪一些小孔，然後套在菜株上面，讓它們既享受陽光又透氣。後來，當看到小鳥在上面飛來飛去，被誘惑而又無法啄食時，心裏禁不住萌生絲絲快意。

松鼠是十分惹人喜愛的小動物，尤其對小孩子。小孫子二三歲的時候，每逢來我們這裏，看到拖着長長尾巴的松鼠，非常高興，想去親近，可小松鼠一見，一溜煙跑得無影無蹤。有一次，小松鼠迅捷爬上樹幹，在茂密的枝葉間竄來竄去，那靈動的身影

令人想起傳說中的「飛簷走壁」。

小孫子抱住樹幹，也想爬上去，手一鬆，跌坐地上。我把他抱起，讓他雙手向上伸，卻連樹葉也摸不到，急得哇哇叫。剛好小松鼠已從另一棵樹爬下，我說：「快追！」他這才破涕為笑，去追逐他幼小心靈中可愛的小動物。

小松鼠有時也會搗蛋。每年春暖時，我們會把室內的盆栽搬到外面，讓它們沐浴陽光雨露。小松鼠爬上去翻來扒去，連根都翻出來。我們用細紗網把花盆圍起來，以保護花株。今年大意忘圍紗網。結果，三盆新插的蟹爪蘭全被翻轉，枯萎了。真仿似讓小松鼠給敲了一下腦瓜子。

最惹麻煩的還是野兔子。花園的花剛冒出幼芽，播種的蔬菜才長出嫩葉，就被牠當成餐點，美美地享受一番。築起小圍欄，牠能一躍而入。沒辦法，只能每天多巡查幾次，一經發現，就拍掌驅逐。待植物長大，自然不引起野兔子的興趣了。

至於浣熊，常是夜間出來活動，偶爾在白天見到。牠不怕人，見到人依然慢吞吞從你身旁走過。不過，牠的利牙破壞力極強。後園堆肥的黑色膠箱，曾被牠咬破。牠不主動攻擊人類，但若潛入屋子，那梳化傢俬就要大遭殃。幸而我們去後園都隨手關門，至今相安無事。

有鄰居建議，不如用籠子誘捕小動物，然後把牠們放生到郊野。我不贊同。一下子遷移到陌生地方，說不定會影響牠們生存，更何況小動物也為我們帶來不少樂趣。

我想，一個人在大自然中十分渺小，如森林中一片葉，大海中一朵浪花，但只要大家共同努力，與動物和諧相處，維護好生態環境，相信地球的未來，會更加繁花似錦。

徵稿啟事

維港灣畔輕柔的海風，太平山下璀璨的燈火，茶餐廳裏地道的港味，遠郊離島淳樸的民風，凡此種種，交織成一個香港初印象。然，就像一千個讀者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每個人對香港的認知和體悟也不盡相同。

「大公報」今開設「我心中的香港」欄目，面向海內外徵文，歡迎各位讀者書寫屬於自己的香港印象。文章語言、風格、形式不限；每篇不超過兩千字；所有來稿需為原創首發。

投稿郵箱為：takungpage1902@gmail.com，請註明「我心中的香港」欄目。徵文活動截止日期為：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香港點滴



我心中的香港
肖復興

香港，我只去過兩次。一次是二十多年前，一次是十多年前。雖然，很多香港耳熟能詳的地方，諸如維多利亞港灣、金紫荊廣場、太平山頂、紅磡香港體育館、海洋公園、旺角、蘭桂坊……都曾經去過或路過，卻都是走馬觀花，只留下喧熱熱鬧的印象。

印象深的，是那些老街，店舖鱗次櫛比，有的店小又緊緊擠在一起，如同北京賣的茯苓夾餅。廣告牌如林密集，似乎倒懸在人們的頭頂；夜晚的霓虹燈，閃爍着迷離而濕漉漉的光。潮濕的地面，擁擠的街道，街角的公共電話、冷飲車，人來人往，摩肩接踵，短褲、赤腳，聽不懂的方言，隨熱風一起瀰漫。一股股南國氣息，不同於北方，甚至也不同於廣州的氣息，夾雜着市井喧囂和海的氣味，以及不知何處飄來的多汁植物的氣味，撲面而來。

北京也有這樣人潮如織的熱鬧街市，如大柵欄、王府井，但沒有這樣濕漉漉的氣息，即使是在下雨的天氣裏。當然，這和香港是個被海包圍的港口有關。但我說的這種氣息，並不只來自維多利亞港灣，或九龍灣、淺水灣，更多是翻湧在香港這些人潮密集而擁擠的街道。起碼對於我感覺是這樣，因為在這裏多了人氣，既有香港的，也有全國各地甚至來自世界很多地方的人氣。

很多這樣的街道，我都記不住它們的名字，記住的只是這樣的氣息。有一天晚上，我獨自走在一條老街上，漫無目的地漫遊，這裏離市中心很遠，人不多，難得的清靜。天忽然下起雨來，夏天的雨，來得猛，下得大，地面上立刻

蒸騰起的濃烈的潮氣，一股濃烈的濕漉漉的氣息，漲潮一般湧來。街上，立刻沒有了什麼人。但一家挨着一家的小店還在營業，店舖前沒有什麼霓虹燈，店舖裏的燈光也不亮，在雨霧中閃閃爍爍，遠處看，像撲閃着一隻隻螢火蟲。我沒有帶傘，趕緊跑進一家店舖裏躲雨。店主人是位阿婆，她說着我聽不懂的粵語，我說着她也聽不懂的北京話，在似是而非驢唇不對馬嘴的交談中，最後，我們只是相互笑笑。笑，便成為了不用翻譯彼此都能懂得的最好語言。她一直笑着望着我，一直到雨停，送我離開。離開後，我後悔都沒有看清楚店裏賣的是什麼，當時只顧着望門外的雨。不管賣什麼，我應該買點兒什麼才是。

有一個地方的名字記得，叫鰂魚涌。之所以記得，因為我幾十年的老朋友，香港作家陶然，他的家和工作的地方，曾經在這裏。每一次他寫給我信封上的地址，都是鰂魚涌這個名字，到現在我也不知道鰂魚是一種什麼魚。但是，走到鰂魚涌這個地方，莫名其妙地

讓我感到親切。想起他五十年前從北京投奔姐姐，第一次到鰂魚涌的情景，應該和我第一次來到這裏有些相似。他曾經寫過這裏的有軌電車，當年叮叮噹噹從街當中穿過。在北京，有軌電車只在我兒時見過，如今見到，親切感夾雜着對朋友的懷念。有軌電車叮叮噹噹的響聲，似乎和以前一樣，但車身上五彩繽紛的廣告，大概是今日才有的風景。記得說起鰂魚涌，就會說起這裏的有軌電車，陶然曾經這樣說過：「電車依舊從東到西，再從西到東，不緊不慢，貫穿香港島，靜靜笑看風雲。」

還有一個地方的名字也記得，叫灣仔。那裏有一株石榴樹，長在石牆縫隙裏。這讓我有點兒見多怪，北京有句民謠：天棚魚缸石榴樹，先生肥狗胖丫頭。北京的四合院裏，講究種石榴樹，但都是種在地上或花盆裏，從來沒見過種在牆縫裏面。香港寸土寸金，香港氣候濕潤，適宜花草樹木生長，在石頭牆縫裏，石榴樹也能開花結果，四季常綠。我見到這株石榴樹時，已經風吹花落，卻是飄時猶自舞，掃後更聞香。



叮叮車是香港流動的「城市名片」。

中新社

藝術的質與量



善治若水
胡恩威

談到「藝術」，就會涉及「質」與「量」的問題。到底是質重要還是量重要？一件出色的藝術作品是因為它廣受歡迎，所以重要？還是因為它有着一定的藝術質素，才是重要？藝術的質素怎樣界定？在社交媒體未盛行之前的現代主義資本社會裏，質和量有一個比較清楚的系統去處理。學術機構負責「質」，市場負責「量」。學術機構裏有不同的藝術和歷史的研究學者、理論學者和評論人。他們從歷史與理論角度去分析藝術，並鑒賞出每一件藝術品的價值。這是一個深度的分析，是透過嚴謹的學術理念評估出來的，這是前互聯網時期的藝術世界。

自從互聯網出現之後，藝術的質與量開始發生新的變化。今天藝術的質素是怎樣決定？似乎是由社交媒體和資本家決定。資本家在藝術市場透過資本運作可以決定藝術品的價格，藝術品變成資本家的收藏品。所以藝術家在當代社會的角色和地位出現了質的變化。

如今，大家談到藝術，通常都和投資價格等有關。例如之前炒得熱烘烘的NFT，賣家根本連藝術家和作者是誰也不知道，只是說NFT可以炒賣，可以賺多少錢。

這些都是新科技衍生的藝術趨勢，作品和藝術家的關係已經不是傳統那一套作者論。在香港，有時推廣藝術只着重數字，例如入場人數及其產生的投資價值，很少從社會發展角度去分析和處理香港藝術家的流派以及特色。

有人說「真正的藝術是永恆不變」，當然這是一種說法。相信每一個時期都有一種藝術口味，上世紀六十、七十、八十年代的藝術基本上各有特色和風格，例如八十年代曾經出現「後現代主義」的藝術品味。但到了這個數碼手機年代，在筆者看來基本上沒有什麼風格可言，因為風格可能只是流行兩三天後，便會被新的風格所掩蓋，風格隨時轉變。這是藝術發展目前面對的一種狀態。

在一些西方國家的民粹主義和資本投資影響下，藝術的質和量變成「量」一定比「質」重要，強調數字多少似乎成為一個標準，並沒有一個實質準則去深度評估一件藝術作品所產生的社會效應，以及對大眾的心理影響。說到底，藝術影響的是人，而影響人最深的是心理和精神上的價值觀。



「吉金耀華」



市井萬象
新華社

由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及中國國家博物館主辦的「吉金耀華——中國國家博物館藏青銅器精品展」在澳門藝術博物館舉行。此次展覽展出青銅器逾一百五十件，包括近三十件國家一級文物，展期至十一月十日。

非洲十日談



閒話煙雨
白頭翁

一日談：五環旗是奧林匹克運動會的會旗，五環中的首環應該是那道黑色的圓環，它是五環中的底色環。有了黑色的那道環，才有其他顏色的環。

南非是非洲最南端的國家，南非共和國。南非共和國竟有三個首都，似乎太陽的風暈都是三環的，離約翰內斯堡大約五十公里的地方，風吹草低見一排排直立遠眺的孤獠。此地叫斯泰克方丹，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著名洞穴，因為在這些洞穴中發現世界已知最早起源的人類化石，距今有二百八十年至二百六十年之前。據古人類學的研究，二百八十年前的古猿已經進化為人，到二十萬年以前，則出現了早期智人和現代智人，完成了從猿到人的進化過程。

一九二四年，正是從這個山洞中，出土了後來命名的「湯恩幼兒」的南方古猿頭骨化石，據科學家研究，這位「湯恩幼兒」生活在距今二百萬年以前。一九四七年，科

學家又找到了首例完整的成年南方古猿頭骨化石，被命名為「普萊斯夫人頭蓋骨」，科學家測定，這位「夫人」生活在二百八十年至二百六十年以前。令人難以置信的是，科學家還在山洞中發現了石製工具。這裏直到現在似乎還很荒涼，很原始，成群的狐獠在盡情地捕捉那些隱蔽在草叢中的蠍子和草鼠。但三萬年前，這裏似乎並不是牠們的樂園，因為就在這裏出土了距今三百三十萬年前的南方古猿「小腳」的化石，說明這裏曾經是最古老的人類祖先的活動地。

考古學家在北非摩洛哥孔特雷班爾斯洞穴中發現六十二件古人類用來加工皮毛的骨質工具，據科學測定，這些骨質工具距今已有九至十二萬年的歷史，是目前發現的古人類最古老的皮革製造工具，這些工具短而深的凹槽和光澤，都是因為刮擦動物皮毛而形成的，這證明古人類在非洲時，並不是把動物的皮毛直接套在身上，而是要經過多道加工手續，使其變得更加柔軟光滑，更加舒

適。這說明古人類文明的程度。古人類穿着有文化、有講究，最早穿上衣服的是十七萬年前的非洲人。所有的發現證明人是在非洲演化，逐漸積累了遺傳多樣性，完成了從猿到人的進化過程，變成現代人。在非洲南部的布隆伯斯洞窟中發現現代人用赭石、木炭、動物骨骼製造的一塊細長的「磚」，可以追溯到七萬年前，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件藝術品。為什麼要製造這樣一件「磚」的藝術品？至今仍是人類面臨的一道難題。

六萬年前，非洲人在駝鳥蛋殼上雕刻花紋，再一次證明人類的藝術發源於非洲，文化起源於非洲。另一道未解的難題是十萬年前一些非洲人為什麼要離開這塊廣袤肥沃的非洲大陸；而且遠行的非洲人，恰恰就是從「東非大裂谷」起程的，那是中國人最早、生動具體了解非洲的地方，那裏有動物世界。所不同的是，一百萬年以前，東非草原上還有着一片片茂密的金合歡樹，專吃樹葉的長頸鹿的紫色長舌頭也沒有現在這麼長

這麼靈活，因為金合歡樹枝上的植物刺沒有現在那麼多那麼長，那麼堅硬鋒利。那時候非洲大陸能讓無數動物無憂無慮地生長繁衍，非洲人食之無憂，生之無慮，那麼，為什麼要走向遙遠的歐洲？那個時代，白令大陸橋沒有沉入到白令海峽，應該在一萬五千年前，人類走過了白令大陸橋，而到了一萬一千年前，因為海平線升高，太平洋浪高水湧，淹沒了大陸橋，從亞洲到美洲的遠古遷徙才停止了。

那次遷徙是人類多麼偉大的一次遷徙，從三百七十萬年一步跨越到十萬年，從非洲跨越到歐洲、亞洲、澳洲、美洲，從「一道環」跨越到「五道環」。大約在五萬年前，非洲人來到中國定居下來，這是非洲人發現的「新大陸」，地肥水美，繁衍生息。在這片土地上的中國人茁壯成長起來，成為「五環」中人口最多文明古國之一。屈原《離騷》有云：「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始信人間有先知。